女记者的画外音 张光照 奚佩兰

1. 女记者家。朦胧的早晨。 刚起床的女记者拿着半导体走进客厅。她顺手拉开窗帘。明朗的阳光。 半导体里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少云……” 女记者坐到梳妆台前，镜子里闪动着一双精明干练的眼睛。 她的画外音：“每个记者都有孩子似的好奇心，都幻想通过自己的采访，轰动社会，一鸣惊人……唉，要是个男人就好了，可以板起干事业的冷面孔，把孩子和家务丢到电冰箱里，拔腿就走，可我……” 女记者起身走向里室：“两位懒鬼，该起来了！” 传来丈夫睡意朦胧的声音：“你最好把头梳起来。” 女记者往大红色的旅行包里塞衣物：“怎么，不符合身份？” 丈夫声音：“有点。” 女记者一笑，迅速盘起头发：“上次出差，他们都把我当演员了。” 丈夫声音：“行了，看你美的！……哎，这个厂很复杂，你下去少表态！” 女记者：“知道了。” 小儿子在看不见的床上喊着：“妈妈，你走了，谁给我做饭呢？” 女记者：“爸爸呗。” 儿子很有情绪的声音：“那爸爸又该让我去买肉包子了。” 女记者偷偷一笑：“那还不好……电冰箱里的肉已经四、五天了，要赶快处理掉；换洗的衣服在五斗橱里，别穿错了！” 儿子的声音：“妈妈，你到他们厂给我买件香香衫吧！” 女记者忍不住笑：“傻儿子！香香衫是带香味的衬衫，哪有男的穿的……” 她探身进卧室：“好，当心身体，妈妈走了。再见！”

2. 女记者家底楼。早晨。 女记者背着旅行包走出大门。 楼上传来父子俩调皮的喊声：“一，二，三，女记者，拜拜！” 女记者回首幸福地一笑——（定格） 徐徐拉出的钢笔行书片名。 女记者的画外音 主题音乐……

3. 长途车站。 报社印刷厂巨大的滚筒画面叠印。 女记者跨上长途车。

4. 正在印刷的《人民日报》。 赫然醒目的大字标题：企业家的追求。 双燕厂长的传真照片。 套红大字的有关文件。 女记者坐在疾驶的汽车里。 她的画外音：“我即将采访的双燕衬衫厂，是个只有五百多职工的集体所有制工厂。最近，接二连三地爆出了轰动社会的新闻。但，人们对这个厂一直有着截然不同的反映……”

5. 女记者雄赳赳地站在一条船的甲板上。 她的画外音：“……经验告诉我，作为一个记者，我的运气来了……”

6. 喧闹的城镇。中午。 女记者从一座古老的桥上走过。 她的画外音：“和我走过的大多数县城一样，这里也是古风犹存，和睦淳朴……” 女记者穿过自由贸易市场。偶尔，她很有兴趣地问一下螃蟹的市价。 她的画外音：“……然而，这种缓慢的节奏……” 卖冰棍的老太太不紧不慢地在箱子上敲着。女记者从她身边走过。

7. 街道旁，一个生产丝棉的小厂。 一批组织起来的家庭妇女，正不紧不慢地边聊天，边抽着丝棉。 女记者被吸引住了：“……这样落后的工艺……” 晾

在杆上的丝棉迎风飘舞。 女记者两下环视：“……会诞生出一个现代化的衬衫厂？……”

8. 一条豁然开朗的街道。 女记者惊讶的目光—— 迎面而见的是一座海市蜃楼般突然出现的花园工厂。 “好一座园林化的工厂！” 女记者穿过一丈多高的龙柏，绕过金鱼嬉游、泉水喷玉的水池，走进遍布绿树花卉的厂房建筑群中间。 她的画外音：“大概，这就是报上介绍过的‘无声的管理’吧！”

9. 厂接待室。 女记者惊叹不已地四下环顾—— 美丽的地毯。精巧的藤椅。别致的吊灯、壁灯。各种盆景。 她一时不能置信，自己是处身于偏僻的滨海小镇。 门一开，进来两位西装革履的青年干部。 “是省电视台的记者吧？有失远迎！”厂招待员向女记者介绍：“这位是副厂长，这位是设计科长！” 彼此握手寒暄：“初次来贵厂，请多关照！”“旅途辛苦了，请用茶！”“这个接待室真漂亮！” “请多提意见！” 副厂长走到墙边按动电钮：“请先看看我厂的产品橱窗吧！”雪白的尼龙纱帷徐徐拉开，传出美妙的电子音乐，旋转的样品转盘，渐次闪亮的霓虹灯，精美的各式衬衫，一组时髦的家庭模特儿…… 女记者兴奋地：“真有气派！这都是你们搞的？” 设计科长：“是的！作为现代化的衬衫厂，厂长一贯要求我们要在企业管理美学上多动脑筋。” 女记者：“能见见厂长吗？” 副厂长：“厂长正在和新疆的客户洽谈，我们是不是马上给安排县委招待所？” 女记者：“离这儿有多远？” 设计科长：“大概要走半个小时。” 女记者：“如果可能的话，我想住在厂里。” 两个干部对视了一下。 女记者：“这样采访起来，方便一些。” 副厂长：“可以……”

10. 小型餐间。中午。 圆桌上，整齐地放着三碟冷盘、两瓶啤酒。 副厂长：“请坐。” 女记者一坐下便尖锐地发问：“这顿饭我要付钱吗？” 设计科长微笑道：“根据我厂规定，招待客人一菜一汤，您付五角钱，四两粮票。” 女记者看着自己面前的白鸡和红虾的拼盘：“嗨，这可不止五角钱！招待费怎么下账呢？” 设计科长：“我们想别的办法，来贴补这笔费用。” 副厂长：“这也是厂长立下的一种规矩。客户千里迢迢来我厂，如果吃不好，睡不好，谁还愿意再来定货呀？” 女记者：“大概这也算一种经营方式。” 副厂长：“是这样。我们民族历来就有好客的风俗习惯。” 女记者：“怪不得，你们厂里经常客户盈门。” 笑声。 女记者：“不等厂长吗？” 副厂长：“厂长照例不陪客人进餐。” 女记者不易察觉地一笑。 设计科长：“请喝酒，别客气！” 女记者：“好……厂长是党员吗？” 设计科长：“不是。” 副厂长补充：“目前还不是。” 女记者：“你们这个厂，县里支持吗？” 设计科长：“正反意见都有。” 副厂长：“基本上还是支持的。” 女记者：“哪些是他们反对的呢？” 两位干部面面相觑，不知怎么回答。 女记者换了个话题：“听说，厂长家庭生活不愉快？” 两位干部有点紧张地对视。 “对不起，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不太清楚。” “我来厂还不到两年。” 女记者略有歉意地笑笑：“请原谅，我问得冒昧了……如果可能，我想参加你们厂的一切活动。” 副厂长：“我请示一下厂长，立刻答复你。不过，我们将尽力

为您提供方便。” 女记者：“那太谢谢了！” 她的画外音：“这两个干部是厂长的左右手，从他们嘴里，不会说出半句有关这个厂的坏话的……”

11. 车间。 一块醒目的牌子。上书： 工作时间不准带水杯及食物。 工作时间不准单车间。 工作时间不准聊天。 工作时间…… 衬衫生产车间。女记者在机针轰鸣中，大声地读着这些规章条文。 一条条现代化的衬衫作业流水线。 女记者由设计科长陪同，沿流水线走着。 工人们埋头操作。没有人朝来客窥视。 跳出画外的对白： 女记者：“这就是现代化生产流水线？” 设计科长：“是的……自美国福特系统诞生以后，传送带式的速率，是最经济的。” 女记者停在一个飞快地翻着领子的工人身后。 女记者：“他永远从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 设计科长：“是的。简单动作的反复，才能产生最高的速度。” 女记者：“对工人来讲，不感到单调吗？” 设计科长：“是很单调，但这也是现代化生产所必需的。” 女记者：“不久前，我看了一部日本电视片《丰田的企业管理》，那里面的生产方式，和你们厂差不多。” 设计科长：“是的。厂长大胆引进日本企业的生产管理方法，进行比较、借鉴。” 女记者：“那么，怎么区别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呢？” 设计科长：“从所有制的形式和产品分配上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拿大头，企业拿中头，个人——即便包括厂长在内，也只拿小头。” 女记者：“恐怕，这是最重要的论据了。” 设计科长：“不过，在形式上，我们是有追求的，办厂宗旨里有一句对外不宣传的口号：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化企业。”

12. 裁剪车间。 女记者在设计科长的陪同下，步入裁剪车间。 厂长头扎毛巾，正在纠正排料上的毛病。 厂长：“要这样，袖子和口袋的位置换一下，还可以省料一寸，不要小看这一寸布，整个裁剪下来，就能节约十几尺布，在排料上可大有学问哪！” 女记者对设计科长悄悄说：“这位师傅真不简单哪！” 设计科长一笑：“他就是厂长。” 女记者恍然大悟。 一位推销员匆匆而来：“厂长，我走了，还有什么事情吗？” 厂长抬头，上上下下打量他。 厂长：“你就这么走？……我讲过多少次了，你是去推销产品的，你的风度就代表双燕厂的风度，就好比你第一次去见老丈人，穿得这么窝窝囊囊的，人家能中意么？……” 旁边几位青工偷笑。 厂长一摆手：“花样设计科的新产品呢？拿一件给他换上！” 这一下，车间里的青工们一拥而上，帮推销员试换衣服，梳理头发：还有一个拿着机油往他头上频频喷滴。 副厂长把厂长叫到一边，递过一件次品衬衫：“红峰商店退回的。”厂长迅速将衬衫打开，下角有一个明显的熨斗印。 厂长沉下脸：“这是谁干的？！” 副厂长：“上面有意没打工号。”厂长大怒：“立即去查清！混得过批发，还能混得过零售？！……” 厂长拿着衬衫疾步走出车间，一路大声说着：“我反复强调过，企业要靠牌子吃饭，没有牌子什么也谈不上。谁要敲掉我们的牌子，我就要敲掉他的工资！” 设计科长很抱歉地对女记者：“很抱歉，厂长今天特别忙……” 女记者：“不，厂长已经两次回答了我的问题……”

13. 厂招待所。晚上。 女记者拧上哗哗流水的龙头，从盥洗室里走出来。她刚洗完头。 她的画外音：“企业牌子至高无上，产品质量精良，再加上无时无刻

不忘的广告宣传……如果我的观察不错的话，这就是这个企业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 女记者随手拉开被子、枕巾，仔细嗅嗅，满意地一笑。 她突然听到了什么——

14. 厂长灯下打电话的剪影。 厂长：“……什么？说我们是奇装异服？……告诉杨经理，我们衬衫的花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还要大大发展！……”

15. 信息室。晚上。 几位忙碌的办事员各守一架电话。铃声、喊声此起彼伏。 厂长走到打字员身边：“这两份预测表很重要，请马上打出来。” 一位办事员捂住话筒：“厂长，我们的香香衫在北京销售爆了一个冷门。十几家大商场争相订货，截至下午六点钟为止，已经达到四十万件……” 厂长：“好消息，让他们继续扩大宣传，尽量把订户都吃进来！” 另一位办事员：“厂长，上海小赵来电话，香香衫在市场上引起轰动。据确切情报，上海光新、人民等六家大厂，已经全力上马，大批量生产香香衫……” 厂长眉头一紧：“六家大厂同时大批量生产——月产三万、六万……唔，再过两个月，香香衫肯定供过于求……你让小赵继续收集这六家大厂的生产情报！” 电话铃声，听筒拿起又搁下。 “请给我接一下乌鲁木齐！” “对，我要沈阳！” “河北石家庄吗？石家庄……”

16. 招待所。晚上。 听到了这一切的女记者看了看表： 11 点 30 分。 女记者的画外音：“科学家们说，八十年代是信息科学的时代；果然……”

17. 工厂大门口。早晨。 晴朗的天空。 扩音器里播送着轻松的《采茶舞曲》。 空气中满溢着和睦的气氛： “早上好！” “您好！” “您早！” 礼貌的问候中，厂长身着挺括的西服，彬彬有礼地在喷池边，向跨进厂门的工人们致意。 女记者夹在人流中走来。 厂长迎上去与她握手： “昨天没有及时地协助您的采访，请原谅！” 女记者：“很抱歉，给你们厂添麻烦了！——您每天都这样迎接工人上班？” 厂长诙谐地：“对——除了天上落刀子。” 女记者：“这种形式有必要吗？” 厂长：“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形式，能产生特殊的效果。” 女记者微笑着点点头。

18. 厂会议室。上午。 会前。干部们谈笑风生，议论香香衫的畅销形势。 女记者四下环顾。她的画外音： “听说这个厂中层干部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六点五岁，这的确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数字……” 厂长匆匆走进。会场顿时寂然无声。 厂长：“今天开会谈三件事情。一，立即停止香香衫的生产。” 干部们惊愕—— 一片小声议论： “香香衫我们才生产不久呀？” “北京、上海、杭州都在疯抢！” “这是目前最时髦的货。” 一位干部脱口而出：“香香衫目前销路最好，今天又有两家客户打长途来约订。” 厂长不慌不忙地：“根据昨天晚上得到的最新市场信息，上海、北京、杭州等大城市都在准备大批量生产香香衫，不久香香衫将充斥整个市场。我想，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都能接受带香味的衬衫，好象还为时过早……” 会议室里气氛为之一松，厂长的幽默感染了大家。 厂长：“面临这种竞争局面，我们还是要强调我厂的产品方向：人无我有，人有我转，人转我变。” 干部们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厂

长："第二，我提议，我厂与厦门的联合企业再提早三个月开工，使我厂的衬衫，尽快占领特区，打入国际市场……培训情况怎么样？" 车间主任小柳回答："从这一阶段的产量、产值来看，问题不太大。" 女记者问身边的设计科长："培训什么？" 设计科长："厦门有五十名工人在这里学习。" 厂长的声音："……第三，印染车间，一定要按时投产。衬衫的印染与加工一条龙，这在我省还是首创……好，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这几项提议就算通过！" 门一开，副厂长匆匆赶到。在全场射过去的目光下，他抱歉地打着招呼。 厂长目光炯炯："如果意识到这次会议的重要，作为副厂长就不应当迟到——散会！" 女记者惊愕的画外音："好厉害，连副厂长的面子都不给……" 干部们离席散去。女记者望着鱼贯而出的背影： "……不过，厂长这种开短会决定问题的方式，我倒很欣赏。集体所有制的厂可以这样，那全民的呢！……"

19. 车间。下午。 厂长找到女记者，递给她一本笔记簿。 厂长："实在抱歉！一直抽不出空来和你长谈。我这里有一本流水账，其中有你感兴趣的关于和厦门办联合企业的一些事。" 女记者："太谢谢您了！"

20. 过道的一角。 女记者在一大堆包装箱中间，打开了笔记簿。闪回——

21. 向北方行驶的火车上。白天。 厂长在硬卧车的过道座位上，记录旅途随感。厂长的日记心声： "火车的速度，真是慢得惊人……一个月前，乌鲁木齐挂来订货的加急电报，催我厂火速前往。可是火车一跑就是七天七夜，等供销人员赶到，订货会早散了…… 经常有人指责我们坐飞机太多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去算一算缓慢的速度会为发展经济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 最近，流传着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种种传闻；火车上也都在谈论电脑、信息、数控……可是，我看最重要的是时间！时间就是最大的经济效益！ 我厂以后一定要增设一条制度：凡是经厂部批准乘坐飞机，财会部门都要准予报销！ 企业干部坐飞机不是享受，是冲刺，是拼搏！……"

22. 过道一角。 女记者翻开另一页。 厂长的画外音扑面而来： "……人们都习惯地认为，厂长只要在办公室里打打电话，听听汇报，就能在企业竞争中稳操胜券……可我却喜欢四下走走，了解各地风土人情……"

23. （闪回）厦门公园。白天。 亚热带棕榈群。迷人的秋色。 厂长漫步在曲径，悄然打量着游人们的衣着。

24. 自由市场。白天。 琳琅满目的街市，五颜六色的舶来品。 人们纷纷挤进一个摊头抢购。 厂长的画外音："这些走私货做工太粗糙了。可人们还是纷纷争购。看来是这些衬衫的式样、面料和色彩抓住了顾客的心理……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啊……"

25. 海鹭衬衫厂门市部。白天。 醒目的削价海报。 两位厦门姑娘抿嘴一笑："这么难看的衬衫，谁要啊！" 厂长进店。 女售货员很漂亮，但是在专心地看一本电影杂志。她身后，挂着几件老式单调的灰衬衫。 厂长肘靠柜台："您好！" 厦门姑娘抬起头："你好！" 厂长："请问，你们展销的衬衫是不

是好的都卖完了？” 厦门姑娘：“就这几种。” 厂长：“再请问一下，这个厂在什么地方。” 厦门姑娘：“地球上马上就要没有这个厂了。” 厂长：“怎么，牌子倒了？什么原因？” 厦门姑娘：“具体说不清……反正我们生产越多越倒霉，工人都说是缺乏科学管理……” 厂长：“你也是这个厂的……那你们厂长心里一定很难过？” 厦门姑娘：“听说他每天才吃二两饭。”厂长理解地点点头。 正说着，海鹭厂长双眼充血，疲惫地走进店来。厦门姑娘忙悄声告诉双燕厂长：“这就是厂长……” 海鹭厂长打量着，估摸着…… 厦门姑娘：“厂长，跟昨天一样，一件都没有卖出。” 海鹭厂长毫无表情地点点头，转身出店，消逝在红红绿绿的地摊服装里。 厂长同情地望他远去。

26. 日光岩下，海边。中午。 轻风细浪。棕榈成行。 一张小桌上，放着两瓶啤酒。海鹭厂长面向大海，正默默独酌。 双燕厂长捧着一只菠萝蜜，拉开海鹭厂长身旁的坐椅。 “这座位有人了！”海鹭厂长口气冷冷的。 “恐怕，你就是为了避开人，才到这里来的吧！……” 双燕厂长笑着坐下，摆弄着菠萝蜜：“这东西怎么吃啊？能帮帮忙吗？”海鹭厂长不太情愿地接过小刀，三两下切开：“就这么吃。” 双燕厂长递过去半个，海鹭厂长摇摇头。 双燕厂长：“再大的打击，也得吃饭呀！” 海鹭厂长不解地看他一眼。 双燕厂长递过一张名片：“来，咱们认识一下？”海鹭厂长惊愕、脱口而出：“噢——你就是双燕厂厂长?!”他随即感慨地摇头：“我真羡慕你，没有外来的衬衫和你们竞争。” 双燕厂长紧问一句：“你就甘心这样的失败？” 海鹭厂长叹一口气：“我挣扎了三年，已经精疲力尽……” 双燕厂长：“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厦门的青年人都穿着外国衬衫？”海鹭厂长激动了：“用不着你来教训我！为了这个厂，我的胃都切除了五分之四，我还要怎么样？！” 双燕厂长坚决地：“让海鹭重新飞起来！” 海鹭厂长：“谈何容易！” 双燕厂长意味深长地：“双燕与海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海鹭厂长为之一震：“双燕、海鹭联合？” 双燕厂长：“对。我们输出技术，输出设备，输出管理方法！” 海鹭厂长：“如果真能这样，将来利润给你们六成！” 双燕厂长微笑着摇头。 海鹭厂长：“七成！”双燕厂长稳稳地伸出三个指头。海鹭厂长大吃一惊：“三成？” 双燕厂长热情而肯定地望着他。 海鹭厂长尽量克制着振奋的情绪：“这事太离奇了……” 半导体话筒送来一位导游的声音： “……这里就是有名的菽庄公园……”

27. 菽庄公园。中午。 导游向一群侨生侃侃介绍着： “……它的设计参照江南名园的布局。那一部分叫‘补山园’，这一部分称‘藏海园’，借山藏海，以海掩山；这一片天然形胜，才显得趣味无穷……”

28. 七曲桥上。中午。 两位厂长并肩信步踱来。 双燕厂长：“我觉得，企业经营，也大有艺术可谈。你喜欢我的山，我看中了你的海。山海互为补充，才能相得益彰……” 海鹭厂长：“作为陈嘉庚的同乡，我们也有事业心。这两年我绞尽了脑汁，寻找海鹭重飞的突破口。” 双燕厂长理解地：“是啊，厦

门人兴办工业，不但有值得骄傲的历史，而且有光明的未来。其实突破口还是在这四个字：人灵地杰！”

29. 一座仿古堡的拱型建筑里。 海鹭厂长：“我明白了，你是看中了我们的特区！” 双燕厂长：“这是一块宝地！” 海鹭厂长慨然系之：“刚才我还闪过一个念头——你们会不会把我们吃掉……” 双燕厂长哈哈一笑：“在咱们的国土上，你大可不必有这样的顾虑！”

30. 厂长办公室里。 女记者又翻开新的一页：四月六日。 厂长的笔迹和画外心音：“……和小董来厦门已经一个星期了。他的情绪一直不大好……（闪回）

31. 厦门宾馆。中午。 厂长踏上盛开三角梅的石阶。 厂长的画外心音：“……他的儿子出生才两个月，就派他担任厦门联合企业的技术指导，任期五年……”

32. 宾馆的楼道里。 “……我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太残酷了……” 厂长正欲推门，突然住手—— 里面传出抽泣声。

33. 宾馆客房内。 技术员小董见厂长进来，赌气地背过身。 厂长走到床边，拿起小董妻子的一封来信。 小董妻子的声音： “……你走了一个星期，咱们的晶晶好象又胖了一圈。厂里的女工每天都来咱们家逗他。我知道，这是大家怕我寂寞来安慰我。每当夜深人静，我爬起来给晶晶调奶糕时，总是止不住热泪盈眶。我独身一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太困难了，可你一去就是五年，五年啊……” 厂长慢慢将信放回桌上，突然振作起来： “小董，咱们出去走走！”

34. 宾馆。 厂长拉着小董走出热带植物密布的林荫道。

35. 厦门街道。 阳光灿烂的街道。比肩接踵的行人。 厂长与小董并肩走着。 厂长：“瞧这里，一年四季温暖如春，人们对衬衫的需求，三倍于我们的家乡……多么好的销售市场啊！……”

36. 自由市场。 地摊上，厂长指指挂得满满的各式衣衫：“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到处都是这种进口衬衫，这对我们衬衫工人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37. 特区新建的港口。 厂长与小董站在一艘渡轮的甲板上，眺望着岸上很有气魄的集装箱架和各种吊车。 厂长：“厦门，从历史上就是通商口岸。如今又是令人瞩目的特区。我们只要牢牢占领这片市场，双燕牌衬衫就能飞遍全世界……”

38. 陈嘉庚故居。 陈嘉庚巍峨的铜像，英姿勃发，象是正冲着生活走来。 厂长、小董，还有许多前来瞻仰的游客，站在铜像前，肃穆而崇敬。 厂长的画外音：“集美，这是陈嘉庚的故乡……当年，他挑着扁担，带着家小去南洋开办企业，历尽艰辛……而我们，只跨到南海的厦门，与陈先生相比，我们才迈出了多么小的一步啊……”

39. 陈嘉庚墓地。 集美学村。鳞次栉比的彩色楼房。 高高的集美纪念碑。陈嘉庚的墓。 “……为了民族的振兴，陈先生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财力。这是多么博大的企业家的胸怀！十几年来，它一直促我自省，催我发奋……”

40. 海边。随着波涛起伏的小船。 厂长亲切地拍着小董肩膀： “……小董，你是企业界的新秀，眼光要放远点，胸怀要开阔些！别看联合企业目前还是一张白纸，不出两年，又一座第一流的专业化衬衫企业就会破土而出。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多为国家创造几倍、十几倍的利润……” 小董低下头：“厂长，我懂了……” 深情地拍打着礁石的海浪。

41. 厂办公室。傍晚。 女记者合上笔记簿。 海浪声声不息，象是在她心里冲撞。

42. 车间。晚。（内） 一部分加班的工人们正在缝纫机上操作。 机声组成了一支不谐和的室内乐。 女记者也裹夹在这乐声中。她大汗淋漓地挥动着一只熨斗，虽然试图加快速度，可总是力不从心。 “哎哟！——” 熨斗烫了她一下。 车间里飘起了一阵笑声。 “我这样的速度，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女记者笑着问。 一个男青工朝她一挥手：“最多五块钱！” 女记者：“哎哟，那可要饿肚子了！” 又引起一阵笑声。 女记者：“谁是你们的车间主任？” 一个姑娘悄悄往左边一指：“喏!……可厉害了,平时上班都不许我们说话。” 女记者顺她手指望去—— 一个飞快地踩机上线的时髦漂亮的小姑娘。 女记者突然想起了什么，立刻走到她身边。女记者：“对了，你就是小柳吧？……今年二十一岁，全厂最年轻的车间主任……有空，我想和你聊聊！” 小柳点点头：“欢迎你上，我家来——厂宿舍，三楼六号。”

43. 小柳家。下午。 新建住宅。宽敞的套间。 立体音箱中，奏放着法国故事片《佐罗》音乐主题。 女记者用一个老练的家庭主妇的眼光，审视着住宅的结构和各种附加设施。 “我真羡慕你分到的这一套房子！”她终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小柳正在搅拌涂料：“车间主任都有这么一套。” 女记者：“噢，对贡献大的干部和职工，厂长实行一种优惠福利待遇。” 小柳：“别看厂长对干部在生活上常吃偏饭，可工作上对我们从不留情。” 唱片开始空转，女记者翻过一面：“车间主任欣赏这样的音乐，厂长不反对？” 小柳：“厂长要求我们始终跟上都市青年的审美情趣。他常说，我们生产的是衬衫，不是钢铁。” 女记者：“你们厂长真风趣！” 唱片这一面是《沸腾的生活》主题歌。住宅里洋溢着浪漫的气氛。 女记者端着涂料盆，和小柳一块儿爬上桌子。 女记者：“你当车间主任几年了？” 小柳：“两年了。” 女记者：“厂长怎么会选中你当车间主任的？” 小柳：“我从小好胜，也许厂长就看上我这点了。” 女记者很感兴趣：“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 小柳：“去年，车间主任病了，厂长叫我代理了三天，结果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闪回） 一架飞机掠过小镇，飞得很低。 几个农村工人一阵欢呼，涌向窗口眺望。 小柳走过去，严加指责。 小柳画外音：“这几个是新招收的农村工人，太散漫了。一气之下，我扣了他们十天的奖金。” 女记者搂住小柳大笑：“小家伙，真厉害！……再谈点什么？” 小柳：“我真没什么可谈的。”她突然认真地：

“记者同志，我托您办件事好吗？” 女记者：“当然可以！” 小柳：“昨天半夜、许师傅又把厂长关在门外了。” 女记者吃惊地望着小柳。 小柳解释：“就是他爱人……我很可怜厂长。” 女记者：“他们夫妻不和，到底为什么？” 小柳：“您最好自己去了解。” 女记者：“你想让我调解吗？” 小柳点点头：“嗯！” 女记者很神秘地：“告诉你一条经验：夫妻之间的事，少管为好。” 小柳：“为什么？” 女记者：“你将来就知道了。” 两人都忍不住大笑。女记者看看表：“糟糕，到时间了，我还要去拜访县委书记呢！”

44. 楼梯上。 小柳：“您有空，一定去趟许师傅家！” 女记者望着她诚恳的表情：“好，有空我一定去！”

45. 厂招待所。清晨。 急促的敲门声。 女记者惊醒：“谁呀？” 门外，嘈杂的男女声，都操着闽南风味的普通话：“记者同志，我们是厦门的工人！” “去不去赶海……” “就是挖海蛎子，抓海螃蟹！” 女记者从蚊帐里钻出来：“今天不上班吗？” 七嘴八舌：“天气太热，厂长让我们下午四点上班！” 女记者突然领悟，欣喜地从床上跳下： “好，我去！”

46. 厂区。清晨。 厦门工人们带着大红遮阳伞和其它野餐用具，正整装待发。 突然，有人发现厂长站在阳台上。 大伙儿都朝厂长有礼貌地笑着，然后悄悄溜走。 女记者也调皮地朝厂长打了个招呼。

47. 大海。早晨。 女记者被一群厦门姑娘和小伙子簇拥着，生机勃发地踩碎沙滩的明镜。 天空中响起一支闽南民歌：“走过了绿色的城市和村庄， 我们在春天里愉快地流浪。 风啊，拨响了我心爱的六弦琴， 我的歌哟，唱给远方的姑娘……” 〔闽南风味的旋律过门。 紧身而富有弹力的衣着行囊，优美而充满旋律感的身姿体态……仰摄的镜头忽前忽后地追踪他们，无时无处不显示出青春的力量和魅力…… 沙滩上，逮海螃蟹的欢呼声，彼伏此起…… 女记者问一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 “你家住厦门什么地方？” “鼓浪屿。” “好一个美丽的地方！” “你去过？” “嗯。钢琴之乡，岛上到处是萧邦、李斯特。” 〔闽南民歌第二段： “杜鹃花开遍了田野和山岗， 阳光下不再有寂寞和忧伤。 浪啊，推动了我青春的小船， 我的心哟， 飞向那生活的海洋……” 歌声随风而去，余音袅袅。 女记者望望那被家乡的歌所打动了的工人们：“你们都想家了吧？” 姑娘们七嘴八舌地： “我还从没离开过家呢！” “这里生活太单调了！” “等我们下班，商店也关门了！” 小伙子们也凑上来： “生活要有色彩，我们不是机器人！” “我们厦门人都喜欢唱歌、跳舞……” “我喜欢喝啤酒！” 女记者与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那个长得挺“帅”的小伙子——苏嘉敏，从沙里拔起遮阳伞：“不过，如果在厦门工厂和这里进行选择的话，我们都愿意在这儿干！”

48. 沙滩。上午。 女记者和厦门工人从沙滩上走来。 女记者：“……你们真的愿意在这儿干？” 一个小伙子：“跟着这个厂长干，来劲，有奔头！” 女记者：“要是历史最后证明这个厂长的管理方法是错误的呢？” 另一个小伙子：“那他至少也是个改革家，比那些连工资都发不出的厂长要伟大得多！”

女记者：“我前几天听说，这个厂长不是社会主义企业家。” 一个姑娘：“不是社会主义？那钱又没入他个人腰包！” 苏嘉敏：“怨天尤人，我是最讨厌了。我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对我说，长在海边的人，应当心胸开阔。对我们厂长有种种非议，我觉得，无非是出于落后、保守和嫉妒！” 女记者：“你呀，说话太尖刻了。”

49. 海边的小山坡上。中午。 一只野炊锅的盖子被揭开。滚滚的蒸汽，鲜红的熟海螃蟹。一声欢呼，十几只手伸向锅内。一个去采花的姑娘边喊边跑：“工段长，给我留个大个儿的！” 苏嘉敏从遮阳伞下钻出来，沉着脸： “你又叫了！”

50. 礁石上。中午。 女记者问一个厦门工人： “他不是苏嘉敏么，怎么叫他工段长？” 厦门工人：“他在厦门，是我们的工段长。他工作一向不错，可是有一次把这里的厂长得罪了，就把他罢了……” 苏嘉敏走到他俩身后：“去去去，我自己的事自己说！”随手将一块石头扔进海里。 溅起的浪花。（闪回）

51. 厂集体宿舍。晚。 溢出杯外的啤酒。 苏嘉敏的画外音：“这事发生在我们来这个厂的第一个周末……” 床铺堆在一起，腾出了一块空地。桌上放满了西式茶点。四下布置得富丽堂皇。一个剪纸生日老人向所有的来宾们愉快地眨眼。 苏嘉敏高举酒杯，压住了喧闹声： “这一周我们干得不错，来，为不错干杯！” 喝彩声，碰杯声…… 床后钻出一个小伙子，捧着一盆插满红蜡烛的大蛋糕，连声嚷着：“瞧这蛋糕，怎么样？我自己亲手做的……” 厦门工人们笑着夸他、骂他…… 蛋糕送到了一个秀气的小姑娘面前，做蛋糕的小伙子毕恭毕敬地： “献给我们的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激动得满脸通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掌声中，一个声音在喊：“关灯！……” 众人一片应和声：“关灯！……” 蓝蒙蒙的月色下，“白雪公主”一口气吹灭了全部的红蜡烛。又博得一阵喝彩…… 苏嘉敏拉开灯，摇着两只七喜汽水罐头盆，发出沙球的节奏：“来，音乐会——开始！” 三洋收录机里，跳出《啤酒桶波尔卡》的奔放旋律。“白雪公主”随着节奏踏着舞步，整个宿舍充满欢乐的气氛。有人发现厂长来了。“欢迎厂长！……”响起一片掌声。 厂长脸上毫无笑意地看看青年们递上来的啤酒和蛋糕。 厂长：“这星期的定额完成了吗？” 工人们愣了片刻，有人小声说：“还没有……” 厂长看着苏嘉敏：“我要求车间主任回答。” 苏嘉敏：“没有，还差五百件。” 短暂的静寂。 一个聪明的声音：“今天是周末，厂长！” 七嘴八舌地附和： “哎，对！厂长，今天是厂里规定的假期……” 厂长：“那是指在完成定额的前提下！” 一个小伙子拍拍吉他：“厂长，我们正在开生日晚会呢！” “对啊，厂长，请您也一起来欣赏音乐吧！” “白雪公主”捧上一块蛋糕：“厂长，好厂长，你就让大家陪我高兴一晚上吧！” 厂长加重了语气：“我只有一句话：这里是现代化的衬衫生产流水线，每年要为国家拿出一百八十万件衬衫，不能因为你们的生日晚会，影响全厂的速度！” 厂长在众目睽睽之中离去。 青年工人们先是面面相觑，

继而“白雪公主”伤心地抽泣。一个小伙子抱着吉他跳到凳子上：“不管他，我们继续开！” 录音机又爆发出音乐，富有挑战性的…… 一直望着窗外的苏嘉敏，这时顺手抓起一件上装，一声不吭地走出宿舍。 “啤酒桶波尔卡”在他身后戏谑地时隐时现。

52. 黑暗的厂区。 苏嘉敏疾步而来。带有情绪的脚步。 突然，他在一排铁栅栏前停住了——

53. 灯火通明的车间。 厂长亲自带领一群干部和工人，继续苏嘉敏他们未完成的作业。

54. 铁栅栏前。 苏嘉敏咬着嘴唇，思索着。

55. 苏嘉敏的画外音：“……后来，我花了一个星期，翻阅了许多有关中外企业管理的书籍……” 苏嘉敏在图书室看《美国企业管理之演变》， 苏嘉敏在床上翻着《日本企业成功秘诀》 苏嘉敏啃着面包，在阳台上阅读《台湾企业管理论文选》

56. 厂长办公室。 一本书重重地放在厂长面前的办公桌上。 书名：《假如我是经理》。 厂长抬起头，看见苏嘉敏冷冷地背靠在他的办公桌上。 厂长：“请坐！” 苏嘉敏：“您研究过美国企业管理的先驱者——太罗与西蒙体系的异同吗？” 厂长：“看过几篇材料，谈不上研究。” 苏嘉敏：“我认为您并不重视行为科学。您奉行的是 X 理论，采取的是‘命令与统一’、‘权力与服从’的管理方式，这种落后的管理思想，是连资本主义企业也早已淘汰了的……” 厂长：“看来没让你们开音乐会是大逆不道了……” 苏嘉敏：“没那么严重……” 厂长：“可我看到的是，阻止了这场音乐会，你的车间定额完成了。” 苏嘉敏：“但我看到的是你因此损害了一部分工人爱厂如家的情绪！……” 厂长忿然立起：“让你当车间主任，就是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避免这种损失，而不是事后来冷嘲热讽！……” 厂长用力拉开抽屉，扔出几本企业管理书籍：“企业唯有创造利润才能获得生存。在这个意义上，X 理论不一定毫无用处，Y 理论也并非灵丹妙药。我赞成的是两者的相辅相成，这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特定的国情！” 厂长说得激动了，用手指连连敲着桌子。 苏嘉敏：“我钦佩厂长的博学……” 他双手插在袋里，慢慢走向门边，突然又返回桌前：“不过，我还是要说，如果我处在您的位置，可能会干得更漂亮！” 苏嘉敏疾步离去。 厂长盯着他，目不转睛。（闪回完）

57. 工厂亭院中。夜晚。 静静的喷泉。 女记者与苏嘉敏踱过来。 女记者：“……你说话太盛气凌人，缺乏礼貌。” 苏嘉敏：“反正，他当天下午就撤消了我的车间主任……” 女记者同情地望他一眼。 苏嘉敏：“……我痛心的是自己的理想、意愿，还没付诸实践，就被他扼杀了……” 他们穿过虫声唧唧的花圃，停在假山下。 苏嘉敏：“……后来，我发现厂长的眼光比我们都远。他经常讲，一个厂的优惠、福利，不会自天而降，要艰苦创业。而条件一旦成熟，就要争取每星期劳动五天、每天工作六小时，把产业工人真正从繁重

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女记者打断他：“这么说，你完全理解厂长了？” 苏嘉敏：“——从理智上，可以这么说。但从感情上——厂长有个致命弱点:他不容人，特别不能容持不同意见者。” 女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58. 厂外公路。上午。 女记者向一辆驶来的轿车挥手： “请停车！” 厂长从车上下来：“什么事？” 女记者：“厂长，很对不起，耽误您了，有件事想问问。” 厂长抬腕看看表：“请说吧！” 女记者：“据说，在您的厂里，谁反对您的意见，您就撤谁的职？” 厂长：“可能的。” 女记者：“您不觉得这有点武断么？” 厂长：“如果我的决策是错误的，我情愿接受厂职工代表大会的裁决；如果我的决策是正确的，我就要设法保证它在全厂每一个角落畅通无阻……” 厂长言辞等着，女记者几乎插不进嘴。 厂长：“……我最忌讳茶一杯、报纸一张的扯皮干部。企业决策是以时间、效率作为前提的……噢，时间来不及了，我要去接日本的客商……” 厂长拉开车门：“……企业管理不是你们的学术讨论会，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不了了之……” 女记者抢上一句：“我认为，苏嘉敏是个很有才能的人！……” 厂长拉开车窗玻璃：“这点我比你更清楚！” 轿车从女记者身前一掠而过。 女记者悻悻地挥赶着尘土。

59. 工厂旧址的石板路。白天。 细雨霏霏。 半高跟皮鞋一脚高一脚低地踩在石板上。 女记者忙步打量着： 一个十分狭小的拱形墙门，旁边挂着一块字迹斑驳的厂牌。她伸手一推，“吱呀”的一声， 女记者的画外音： “怎么能想象，蜚声全国的双燕衬衫厂的前身，竟然是这样一座简陋不堪的服装社……” 女记者在狭窄的过道上走着。光线很差。 一切都显得破旧不堪。她抬头看看天棚： “下雨天，这里肯定会漏水……” 她的想象效果声：大雨滂沱。水声、老式机声的嘎嘎声，工人们对于雨水落在衬衫上的惊呼声，奔跑着的脚步声…… 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打断了她的思路： “谁呀？” 女记者吓了一跳。她四下巡睨，最后在一架梯子上发现了一个修顶棚的老人。女记者：“老伯，这是双燕厂的旧址吧？” 老人：“是呀。你是省城来的记者吧？” 女记者点点头：“老伯，我能帮你点忙吗？” 老人：“不用，这就好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不挺好？！” 女记者：“噢，老伯，您是派在这儿看厂房的。” 老人从梯子上下来：“谁也没派我，是我自己要求的……他们搬过去两年了，难得看到有记者来这里……” 老人领着女记者在拥挤的过道上走着。 老人：“……我是这个厂的第一代工人，带了不少的徒弟；这历次的政治运动，我都经历过。我能向你反映些情况吗？……” 女记者：“那当然可以啦！”

60. 原传达室，一间只有四平米的小屋。 老人用一块抹布擦着一只茶垢很浓的杯子。然后抓了些茶叶，倒上了开水…… 女记者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 老人递过茶：“您听说了吗，双燕厂出了个资本家！” 正打开笔记本的女记者住笔，抬起头。 老人：“工人一星期要加四个夜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有个工人生病，一个月才拿到五块钱，这不是两极分化么？” 女记者很感兴趣地往笔记本上记。 老人：“我去厂里反映了几次，厂长说，这就叫多劳多得。”

女记者："那青年人愿意进这个厂吗？" 老人："青年人当然愿意了。这个厂的奖金高，多的一个月可以拿四、五十块，可也有一分奖金也拿不到的。" 女记者："那为什么？" 老人："当然是干得不好了……这个厂是发展比较快，可厂长也不能拿着工人的血汗钱挥霍呀！为了建新厂，他耗费了国家多少资金，你看那个接待厅有必要吗？……我这儿有一笔账……" 老人从抽屉里掏出个小本子："……你看，他花了一千二百九十二元钱，买了二十只沙发，放在接待厅里；花了三百六十元买了照相机，说是花样设计科必不可少的工具；花了四千一百八十五元，买了电冰箱，那能有什么用！一棵松树三千块，唉，这问题严重哟！……" 老人越说越激动："我到镇上反映过多少次了，有支持我的，也有替厂长说话的；也有人劝我，退休都退休了，还管这些闲事干什么？……" 女记者凝神注视着老人——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青筋突暴的手……絮絮叨叨的声音渐渐遥远了…… 女记者的画外音："……我敬重这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老人，他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

61. 女记者走在朦朦胧的夜色中。 她的画外音："……但对经营艺术，信息反馈，市场研究，竞争中求生存——这一切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手段，他恐怕一时还是很难理解的……"

62. 双燕厂。夜。 女记者漫步在厂内。 厂中心楼上，赫然的红底大牌，上面用中、英文很有气势地镌写着：质量第一 信誉至上 在月色中显得极为优雅的厂容。 簇拥在车间四周的龙柏、雪松；花坛里盛开着黄色的月季，白色的蔷薇；仙鹤伫立在喷池里，吐珠喷玉的哗哗水声…… 女记者久久注视着…… 她的画外音："……只有短短的几年，从那样一座濒临倒闭的服装社发展到第一流的专业化文明厂；一个连福利费退休金都无处可支的企业，发展到年产衬衫一百八十万件，雄居我国衬衫行业前列；从当年三万元的固定资产增加到一百三十万……可以想象，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压力、抗争……我对这位厂长开始产生了同情……" 厂长在办公室工作的灯下剪影。

63. 厂长家。晚。 一双手扯拉着丝棉。丝丝缕缕，象是有许许多多的愁怨。这是厂长妻子许师傅。 女记者坐在她对面，悄悄替她取下粘在发上的一点棉絮："这么早——就开始弹丝棉了？……" 许师傅看了女记者一眼，继续沉默。女记者轻轻摇摇头。她的画外心音："怎么敲开厂长家庭生活的大门呢？……一部意大利政治电影中说，对于公职人员，也要了解一下他们的私生活……而我这个记者，向来在这方面最无能了……" 女记者突然鼓起勇气，冒冒失失地大胆问了一句："听说——你们夫妻常常不和？！……" 许师傅猛然抬起头——她被刺痛了。（急骤的闪回）

64. 落后的乡村里习见的灵堂。白天。 老式挂钟铿然敲了三下。 许师傅父亲的遗像。周围供着一些香烛和鲜果。两边的墙上挂满了绸缎的被面。许家的一些亲友们都戴着黑纱聚齐了，桌上置着一些素食。乡村里经常以一种"吃豆腐饭"的形式，来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最后别情离意。 许师傅在这种古老而陈旧的气氛中，焦急不安地踱着。她在等谁。亲友们时不时不满地扫她一眼——

他们已经不耐烦了。许母悄悄走到许师傅面前："他是不是又来不了了——豆腐饭全凉了。"小姨子插话："哼，我猜他就不会来。大姐还说他一定来呢！"大姑子："造孽呵！大哥白教了他一场，这个没良心的！"大舅子："他有什么了不起的，非要等他！咱们吃！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头头，神气什么？连个党员都不是！……"许母开始抽泣："这个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一点不安分守己，整天脑子里想入非非。他爸爸还讲他聪明，能干。现在倒好，岳父去世都不来看一眼。"亲友们越说越来劲："我早就说过，他的这一套做法，我们看不惯！""人家全民厂都没这么搞，要他一个集体厂出什么风头？""还搞什么厂歌、厂服，真丢人！"许师傅听着，忍着，实在克制不住了，一头扑在桌上——

65. 厂长家。晚上。许师傅伏在床上失声痛哭。厂长不知所措地推她、摇她："小许，小许，你别哭。这是怎么了？"许师傅："我走，我马上带着儿子回妈妈家去！"厂长："你听我给你解释！……"许师傅："我不要听——不要听你的解释！……我那么请求你，嘱咐你；你也答应了，父亲下葬那天一定去……全家老少眼巴巴地等着你，讨你……"许师傅说不下去了。厂长着急地来回走："你哭轻点，轻点；别叫厂里人听见了！"许师傅："听见了怕什么？不是早就有人讲咱们要离婚了？谁能和你生活在一起？你太自私了！你脑子里只有你自己，你的那个厂，什么时候为我想想了？……今天，我——实在受不了了！……"厂长痛苦地伫立在屋中间："你以为我好过吗？我能这样心安理得地不去吗？我也是人，我也有良心，难道我不知道父亲辛辛苦苦教我一场，他老人家临终时我应尽最后的一点心吗？可是，也得走得成啊！……"厂长的眼泪一刹那夺眶而出。许师傅抬起头，愣愣地看着他。厂长："……今天一早，为日本来料加工的衬衫刚刚装上卡车，县里就来人把卡车给封了，说是节油封车，这最根据有关文件做的决定。这不明明是刁难人吗！……上海港货轮下午三点就要起锚，这么短的时间，让我到哪去弄辆卡车啊！如果耽误了装货时间，外货造成的损失谁来赔偿；失去了信誉，今后谁还和我们定货？！……那这个厂就得完蛋！……"许师傅揩干了泪，眼里射出了同情的目光。厂长："……明明知道有人卡我们，可我还得陪笑脸，说好话，拿着合同单到处求人，求他们放行，求他们开恩，我都快给他们跪下了！最后一直找到县委书记才算解决……唉！我还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走吧，跟着我这些年，让你受苦了；我有时觉得很对不起你……为了办好这个厂，我连老婆、孩子、家都不顾了，可还要受到这么多的指责，非难，想想何苦呢！……上海老李又来信约我去办个裁缝店，国家目前不是也提倡个体经营吗？每个月至少也能拿三百块——三百块呵！……"厂长苦笑着靠在沙发上。许师傅闻言又流下了滚滚热泪："别说傻话了，你离不开这个厂，这个厂也不能没有你。都是我不好……"许师傅抹泪，起身，拉开房门。厂长："你上哪儿去？"许师傅凄楚地回过头来："烧饭去……你还什么都没吃呢……"厂长："别烧了，你就别烧了……"夫妻俩感触万端地站在门边，良久……（闪回完）

66. 厂长家。晚上。 许师傅擦干伤心的泪，对女记者苦笑一下： “你看，我们俩这几年就是这么过的……我有时想不通，为什么有的厂连工资都发不出，就没人说厂长不好，也没人说他不称职。可你生产上去了，企业发展了、工人生活改善了，倒落下一大堆罪名，这干的，倒不如不干的好。你看，这里还有几封匿名信……”

67. 厂招待所。夜。 台灯下。 女记者摊开一床的采访记录、材料，分析着。她突然想到了几封匿名信，打开，细细地读着、摘抄着…… 一个冷酷的声音：“……厂长，请你当心点！再这样干下去，下次政治运动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你想成为一个企业家，可不要忘了你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在日本；请你为左邻右舍考虑考虑！看来，有必要用井水从头到脚把你淋一淋，叫你清醒清醒！……” 女记者沉思的画外音： “我不得不承认，许师傅的话，说出了社会的一种反常现象……然而，我相信，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地虚度一生，不符合改革者的性格，也不符合我们时代的精神……”她信手翻开一页台历：八月二十四日。 空白处用红色的楷书恭恭敬敬地印着： 双燕衬衫厂厂庆纪念日。

68. 厂接待室。傍晚。 轻快的“迎宾曲”中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车间主任小柳正率领一群姑娘们布置着会场。五彩的拉花组成了艺术的经纬；产品橱窗前挂起了几排熠熠闪光的铝条，上面嵌着一些具有象征性的图案。 小柳一迭声地催着姑娘们：“快，快！”

69. 通向职工大食堂的路。晚。 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绚丽地变幻色彩。 众多的奔跑着的脚——穿着熨烫挺括的厂服的工人，一个，两个，无数……欢声笑语，你推我搡地打闹着涌向食堂。

70. 餐厅。晚上。 正面墙上醒目的口号： “未来世界第一流的衬衫就出自你的手中” 工人们在布置得富丽雅致的餐厅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每人面前放着一个既简单又考究的拼盘：白鸡、酱蛋、爆鱼、红肠…… 无数亲昵的问候、美好的祝福…… 远远地，我们看到厂长向工人们举起了酒杯…… 在喜气洋洋的工人们中间，我们也看到了女记者。她今天作为“荣誉工人”，与工人们同样穿戴，同样佐餐。 苏嘉敏端着一杯啤酒走到她身边。 “记者同志，向你告别来了。” 女记者：“怎么，要回厦门了？” 苏嘉敏：“我先走一步……根据厂长提名，我被二轻局任命担任厦门新建联合企业的副厂长。” 女记者激动地站起来，突然感到语塞—— “……为你的成功干杯！” 苏嘉敏仍是那种淡淡的微笑：“为新建联合企业干杯！”

71. 厂接待室。晚上。 女记者在为一个姑娘化妆。 从镜子里，突然看到厂长和几个干部忿忿然地走进来。 厂长：“真是岂有此理！……这次活动，事先我明明汇报过……” 女记者吃惊地搁下手中的笔。 “我马上给县委挂电话；庆祝活动照常进行！” 厂长头也不回地走出接待室。 女记者拦住小柳和副厂长： “出什么事了？” 小柳：“刚才来了个副局长，让立刻停止这次厂庆活动。” 副厂长补充：“还让大家脱下厂服，取缔厂歌……” 女记者：

“为什么？” 小柳：“他说这是变相物质刺激，是搞个人崇拜，是资本主义的一套……” 女记者忍不住打断她：“怎么能得出这种结论呢？——我去看看。” 她从椅子上抓起一件上衣，急急地跑出接待室。 女记者恨不得三步并做两步跑上楼梯。 可是在走廊上，眼看就要到厂长办公室了，她又放慢了脚步。

72. 厂长办公室。晚。 女记者推门进去。 突然，她的脚步呆滞了—— 厂长伫立窗口，眼睛惘然地凝视远方。 女记者难过地低下了头。 少顷，厂长慢慢回过头来。 厂长：“……难啊，真难啊！……记者同志，为什么我们许多美好的愿望——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落后面貌的愿望，总是得不到某些同志的理解。他们往往曲解这种愿望，最后得出一个令你寒心的结论……” 女记者的画外音，无限的感慨、深情…… “……我能用什么语言来安慰他呢？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亲爱的党组织，请理解一个改革者的耿耿情怀吧……” 远处，传来了厂歌合唱。一年一度的厂庆，谁也遏止不了的，开始了……

73. 厂庆的会场。晚。 工人组成的合唱队。庄严的厂歌。第一排的显著位置上，站着厂长…… “我们是光荣的衬衫工人， 精工细作，设计创新， 为美化人民的生活， 贡献出我们的智慧才能……” 掌声中，厂长走到会场中央。 刚才那种痛苦的神色，从厂长脸上一扫而光。他振奋、激动、热情，嗓子略微有点嘶哑： “全体职工同志们，我代表厂部，衷心地祝贺大家！一年来全体职工的创造性劳动，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为此，我深深地感谢大家！” 掌声未落，副厂长便兴冲冲地宣布： “……我代表厂部，宣读刚刚写进我厂企业大法中的职工福利条例： 一、庆贺职工婚礼：赠贺匾，男女婚礼衬衫、喜糖一份。 二、庆贺职工子弟上学：学费由厂部负责到高中毕业。 三、庆贺职工退休：赠铜汤婆子一只，每年每月供应营养品一份……” 不断地打断他的掌声中间，我们见到了许多张熟悉的面庞—— 厦门青年、小柳、退休工人…… 厂长：“……职工同志们，这些不是厂里对你们的恩赐，而是你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企业改革开拓了远大前程；只要全体职工百折不挠地立志于开创新局面，那么，再有十五年，我厂将发展成为我国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服装研究设计中心，闯出世界名牌！……我相信，全厂职工一定有这个信心！” 欢呼声…… 爆发的舞曲音乐，嘹亮的小号。 六个身段优美的青年女工穿着新颖的衬衫、旗袍、连衣裙，进行时装表演。 舞曲中，配有柔和亲切的男女解说： “用美来装扮， 让美来感召。 双燕厂时装表演队， 现在为您表演。 请您评选出最优秀的款式， 为您生产大众最喜爱的服装……” 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厂长悄悄走了出去。 女记者看在眼里。

74. 厂院。沸腾的夜晚。 一簇簇的礼花在空中迸射。 女记者在高层平台上向下俯瞰： 到处都是沉浸在游艺的喜庆中的工人。在一个角落，厂长与苏嘉敏谈了很久…… 女记者的画外音： “……我曾经为这个厂担心过，再过十年，二十年，或者因为某种意外的原因，厂长更换了，还能象现在这样，在企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么？现在，我不再担心了。双燕厂不但闯出了闻名全国

的名牌，而且创造了一条朝气蓬勃的人才流水线……” 女记者沿着平台走着，眺望着，思索着： “角度……透过这个角度，我看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光明未来……” 厂长从大楼里走出。也许，他刚挂完了一个电话…… 欢腾的声浪一阵阵涌来，厂长突然放慢了脚步。 女记者在平台上望着他：“……改革者的命运是最受人关注的……今天，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人们对改革者的赞美……有了这样的时代气氛，难道还不能开拓出更美好的远景么？……” 厂长是应当听得到这样的肺腑之言的。然而，他还是在路灯下久久伫立着……

75. 夜，已经深了。女记者在巨大的霓虹灯架下踱着。远远能听见大海的潮声…… “……欢乐，是付出痛苦的代价换来的……在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体所有制小厂里，我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应当具有的使命感、归属感……”

76. 海堤上。清晨。 生机勃勃的太阳。晴朗天空的早霞。 女记者拎着刚刚买到的一串海螃蟹，情绪兴奋地走在海堤上。 晨色中滚滚涌动着的金色的海。 女记者的画外音：“……这是个多么不平静的海湾啊……海平线上隐约可见的是秦山，祖传秦始皇曾在这里驻扎兵马，准备造桥渡海……” “这里，至今埋藏着孙中山的一个梦想——兴建一座最大的东方大港……” “在这片辽阔的海域，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伟人留下了美好的希望，但终究是望洋兴叹……” “……可是今天，秦山下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已破土兴建。隔海的金山，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已正式投产。只有几百人的双燕衬衫厂，也正借助现代化的信风，跃跃欲试，飞往南海，飞往太平洋……” 镜头从正面变焦拍摄，象是自天而来的滔滔大浪上，矗立着海市蜃楼般的金山油井架。 女记者在海堤上走。 海风猎猎，朝日煦煦。 她的画外音： “我的采访结束了，但生活还在延续。最近，听说因为一幅五万元的广告，又在县城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改革，这意味着向传统的观念进行无情的挑战。双燕厂的前方，还面临着无数的崎岖和风险。然而，历史终将为所有的改革者划上这样的句号：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职演员表。 〔完〕